

特稿

生活

文学

校园

火尽薪传意未休(二)

□王伟英

“甘洒热血化彩虹”

国家混乱百姓不安生,要舍家为国,为广大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李一谔走出了学堂,开始深入农村,夏天顶着酷热的骄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来到茶馆和田间,拉着农民的手,带着亲切坚毅的笑容,与他们闲话家常,倾听他们的痛苦与需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减租减息,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民、盐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革命的种子在浦南地区悄然播撒。

无论多少风霜雨雪,无论环境多么艰苦,种子总会生根发芽。1927年,金山终于有了五位共产党员,李一谔、李新民、张善述、翁民哲、王世德,成立了金山县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地方组织——中共浦南(金山)特别支部。

当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一谔遭到通缉,角里小学、张堰的县党部、农民协会等革命活动场所随即被查封,革命陷入低潮。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面对无数同志的流血牺牲,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浦南大地,李一谔不顾危险,没有放弃斗争。随着革命形势日益严峻,金山独立支部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中断,李一谔和独立支部转入农村,跑到熟悉的广大的乡村中间,部署工作,秘密领导和组织群众,与敌人进行着更加残酷激烈的斗争。

1927年冬,独立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次年浦南特支扩大为浦南区委,李一谔被任命为区委书记。

1928年,江苏省巡查员陈云同志来浦南指导工作,在他的指导帮助之下,金山党组织得以飞速发展,同年10月下旬,召开了一次由80余人参加的各支部代表大会,宣布中共金山县委成立,李一谔任组织委员兼军委委员。为了武装革命群众,李一谔个人捐款千元,购进了一批盒子枪,成立了金山县历史上第一支农民武装队伍——农村赤卫队,这是金山第一支党的武装力量。书生李一谔拿起了枪。

1929年2月6日,在李一谔组织和领导下,金山县委发动了新街暴动。当晚,李一谔召集农村赤卫队以及农会会员200余人,在新街五坟庙附近集合,直冲土豪张忍伯家中,焚烧他的宅院,将张忍伯的罪状和革命宣传标语张贴至新街沿途各地。五日之后,又羁押了当时民愤极大的山阳反动土豪陆柏溪与缉私营队长张吟泉夫妇。

这次行动极大振奋了农民运动的声势,鼓舞了浦南人民对敌斗争的勇气,也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立即派出奉贤、金山、松江、平湖四个地方的反动武装对以李一谔为首的县委同志进行搜捕。

1929年的2月26日,李一谔从钱家圩一户农民家里出来,孤身一人的他突然遭遇“围剿”队伍。紧急关头他举枪还击,边打边撤,战斗中中弹击中手臂,不幸落入魔掌。3月6日,李一谔被押到县政府科长室,敌特派员亲自审讯,妄图以怀柔手段获取共产党的情报。李一谔不为利诱

所动,严守党的机密,不松口、不低头,使敌人一无所获。敌人束手无策,判处他死刑。3月8日上午11时,李一谔神态自若走向刑场,献出了31岁的年轻生命。

烈士就这样走了,为挽救风雨飘摇的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自由,走得慷慨从容、走得义无反顾。但他不朽的灵魂,高大如雄伟的泰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不屈和刚毅、赤诚和无畏,他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永远被后人铭记。

石碑静立无声,松柏苍翠挺拔。肃然起敬仰望英雄的墓碑,仿若看见了烈士傲然巍峨的身姿,看见了烈士坚毅的眼神,看见了他身着长衫、一往无前在田野间奔波战斗。我仿佛听见了那罪恶的枪声,烈士碧血洒落,草木含悲、风云变色。

“朱张侯宛李黄刘,火尽薪传意未休”。千千万万个李一谔、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怀着炽烈的爱国热情,为着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向前,向前,勇往无前地向前,向着追求幸福强大的目标向前,继续为信仰、为理想而奉献。

五月的浦南大地,麦浪滚滚、鲜花锦绣,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味道,洋溢着幸福、洋溢着欢乐。“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我们正享受着他们披荆斩棘的幸福。

英烈们不惧牺牲,血染江山,他们的英名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永远镌刻在后来者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本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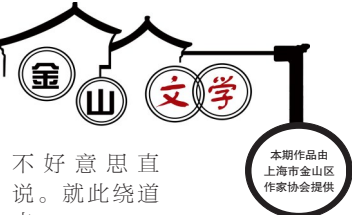
卖鱼

□冯强

像所有菜场一样,辰凯菜场卖鱼的摊主也有分工,有的卖鲫鱼、青鱼,有的卖虾或海鲜,还有的卖……他们的分工既是约定俗成,也是行规。我比较熟悉的那位卖白水鱼、鲢鱼的摊主来自安徽巢湖,姓李,白净的脸、细瘦的个,不说话时,有点像文弱书生。

他家十多年前辗转来这儿卖鱼。不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晨差不多五点半开市,他们五点半前已到菜场做准备,当铜川路水产批发市场批来的鱼一到,男人忙着卸鱼,老婆在一边看着,防止自家的鱼滑进人家盆里。鱼到了几种、几条,来自哪个养殖场,都是订购时就说好的。但凡陌生顾客来问:“这鱼有没有泥土味?”他们心里虽然清楚,可嘴巴顺溜出的总是一句话:“好着呢!”你觉得自己琢磨这话的意思。我是熟客,他们会悄悄告诉我,“还是挑白水鱼吧,这鱼好。”言简意赅,像关键词。

就因为能获得关键词,我总是上这摊买鱼。后来发现,他老婆眼光神得很,即便手头正忙,熟客远在十多米外,她仍能用各种方法热情地招呼上你,甚至故意拐个弯都难逃离。李摊主这方面就差些,但算账很快,几斤几两,电子秤还没显示,他已能说出大概。这样的夫妻也算珠联璧合了。他家鱼的价格比较公道,但也有不测之时,那是前年的事了,河蟹刚上市,去这摊买蟹,把一堆黑黑的微蟹当湖蟹买回来了,洗净,煮熟,什么程序都对,就是色香味都不对。再买,又把瘦蟹当肥蟹给我。是熟人,



不好意思直说。就此绕道走。

可没过多久,李摊主老婆自己找上门来,说全是批发市场坑人,并送了几只肥壮的河蟹作为道歉。这下轮到她尴尬了,硬要给她钱,争执了半天,结果是半买半送。随后聊起了她家的难处,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孩在读大专,每年学费要一万多。男孩尚在小学二年级。而那七八平米的摊位,每年租金约四万元。花销大,外地客能买房时买不起房,到现在仍住出租屋。她说,卖鱼难,难在市场变化像过山车,批发价上下下谁也吃不准;养殖场也要降低成本,鱼蟹质量还能怎样?附近菜场低价竞争把熟客拉走了……说着说着,她竟哽咽起来,吓得我们赶快好言相劝,答应以后继续上他们摊买鱼。这才让她“雨过天晴”。在说话时,我特别注意到了她那因劳作而长期浸泡水中、皱而发白的手,那手原来应该蛮纤巧的,可现在却已被泡得不成样子,看不出原来的手型了。

李摊主夫妇有上百个老客户,他对我说,只要大哥电话预约一下,我们就把最好的鱼蟹留给您。这话暖暖的。顺便说一下,他们老家巢湖在安徽省城合肥的南部,人杰地灵,古称“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即出于此,这个地方文字记载的历史竟有三千余年。难怪啊,巢湖人即使卖鱼也另有一功。可叹的是,摊主夫妇仍未熬得住激烈的竞争,已于去年离开辰凯菜场,据说,是去北区菜场发展了。

突然消失(一)

□施伯安

一

去年年后,小区乒乓室来了一个生面孔,六十多岁,瘦瘦的,面黄肌瘦,架了副劣质架。不知是为了引起打球人的注意,还是性格使然,他喜欢对一个好球大声喝彩,又会对一个坏球或者输的人,评点一番,指出人家哪里打错了。本来自尊心强的人,输了球已经有点窝火,再被这个初来乍到的人如此这番指手画脚,往往脸上挂不住,张教授就是其中一个。

退休后的张教授在此打球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个圈子里也算是德高望重、元老级人物了,所以被评说后有点不快,就反怼他说:“你这么会说,一定是高手了,那来试试。”

新面孔似乎有点怯场,说:“不,我不行我不行。”谁知几天后他看得技痒,居然主动请缨,握着自己的板,就上了场。

大家本来见他说得头头是道,不知他实力如何,就等着看他是一骡是马出来遛遛了。谁知几盘下来,他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和乒乓沙龙里的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于是不免有点鄙薄:原来是个夸夸其谈之人。

自此以后他却天天来打,虽然输多赢少,但态度认真,上场摆着架势,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每输一个球,他就显得十分懊丧,一捋头发,叫道:“没关系,再来!”而且每打一个球他都要自言自语地议论几句。张教授

在旁边撇嘴:“打球无非是出汗健身,需要这样痛心疾首吗?”

他和我打也几乎是每盘皆输,事后却很不服气,说三个月后再看。张教授冷冷地说:“就你这水平,不要说三个月,给你一年时间也未必行。”还指出他和自己当初一样误判形势,以为我的球好打,但是几年下来还是打不赢。

我也笑道:那就以三个月为约,到时候再一决高下。

我感觉他有一定基础,然久不上手生疏了。一段时间后,他的球艺有所长进。有时候我来得早,发现他比我更早,一个人在练发球。等别人都走了,他还留下来继续练。他成了乒乓房的熟面孔,没一天不来,比任何人都勤快。然而毕竟他的功底欠缺,三个月以后还不是我的对手,我们的华山论剑之约改到了一年以后。

二

渐渐地他打得越来越熟练,好球也越来越多。常常赢了一个球他就有点得意,夸张地双肩左右摇动起来,有时还会朝后转个圈,似在赛场向全场做亮相动作。大家似乎都不大喜欢跟他打。一来嫌他水平低,二来受不了他的莫名得意。

我倒觉得他是性情中人,虽然有点自负但不装。他尊称张教授和我为老师,我也以老师回敬他。有时乒乓房就我俩,我们就打打歇歇,随意

地聊聊天。他似乎什么话题都能聊,都能说道几句。比如说炒股票,他就说现在股票不能炒,他就买点国债或者银行的理财产品,稳妥为上。他说他做过某PTP公司的财务总监,这种理财千万不能碰。你看中他的利息,他看中你的本钱。现在这个公司爆雷了,政府要老板赔钱,否则就要抓他。还透露这种钱好赚,能力强的业务员,一个月可以挣个八十万。又比如我说我最近在重读《红楼梦》,他就说他最欣赏平儿,一个陪房丫头,却忍辱负重,把各种关系处理得那么好。

他姓商,大我几个月。恢复高考后,在市郊农场务农的他,因为底子薄,反复数次,顶着别人的白眼,才考上了沪上一所会计学院。后一直做会计工作,退休了还在青浦一家单位任会计主办。

他说之前开车上班,但是路上太堵,还不如坐地铁,现在路上来去要四个多小时。他说待在家里没事,工作也不累,每晚到家总要喝个半斤黄酒。我劝他酒还是少吃,他说习惯了,戒不掉。他烟抽得也凶,只要不打球就会摸支“红双喜”来点上。他嘴里的酒气烟味很重,我都怕靠近他。

慢慢地我们聊到了他儿子,他说小鬼还没有成家。我问他儿子几岁,有没有女朋友?他说三十岁了,还没有。显然儿子是他的心病。他说他

这个做父亲的也算尽到责任了,已为儿子准备了二房一厅的婚房。我说我帮他留心着,他连声道谢。他说他儿子长得蛮帅的,在某厂任工程师,身高一米八三。他发了几张照片给我,我看他儿子也很瘦,长得不怎么样,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帅。

之后我给他儿子介绍过五六个女孩子,有的看过照片就回绝了,有的在网聊得还好,可一见面就吹掉了。我估计还是人家不中意他儿子长相。这期间他好几回盛情邀请我和我太太吃饭,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三

看得出他很节俭。他打球不穿运动鞋,不穿球衣,乒乓板也很老旧。他还穿着老式的V领羊毛衫,说是三十多年前买的老牌子恒源祥,很牢的,穿都穿不坏。有一次因为天热,他脱了外裤,只穿棉毛裤上场,那滑稽的装束惹得众人笑翻了天。这下被张教授逮住了机会,高声叫道:“老商,你知道你球输在哪里吗?”他一脸茫然:“输在哪里?”“你的水平是没问题的,但你的裤子太紧了,扯到蛋了,所以输就输在裤子上。你去换条裤子保你赢。”大家哄堂大笑,有几个人跟着凑热闹,有的说他输在板上,有的说他输在鞋上。后来老商果真买了新板、球鞋、运动裤和乒乓球,却都是廉价的,球只有几毛钱一只。(未完待续)

窗外的树

□朱伟华

在我房子的窗外
一棵孤孤单单的树伫立
正朝向我的灵魂
透过窗口注视着我

我们像好伙伴
形影不离相互祝愿
那棵像在我体外生长的树
我记得它胆怯而茁壮的过程

春天,我脱掉了衣服
让肌肤接受更多的阳光
而树披上了绿甲
喜悦地开放芬芳的花朵

秋天——冬天来临
我被裹挟,肌肤埋藏在温暖中
树,我的伙伴,卸下外套
寒风中裸露着它光秃的枝丫

夜晚的风暴,我听闻
枝丫的呼唤和发出的决断悲鸣
在飞雪的时节,它像
一个揉捏雪球、做雪人的入

隔着窗,我感觉
我们是对立的
我的嗓音随河流而飘逸
树撑起黑暗成为某种沉默的仪式